

抒怀

宽窄人生

耿艳菊

周末去看母亲,吃完饭坐在桌前聊天,母亲突然把目光转向我的头发,她说,好像看到了一根白发,说着就要扬起手替我拔掉。我一偏头,躲开了,笑着说怎么会有白发呢,看错了吧。

母亲也笑了,是啊,还是孩子呢。在母亲心中,多大都是孩子,也永远年轻,不该长白发,不会老去。在母亲面前,也真的会觉得自己不会老去,永远青春年少。

回家后第二天,早上洗头发,对着镜子吹头发时,果然发现了一根亮亮的白发。不禁大声感慨:我竟然有了白发!质问时光还是自己?愣了好大一会儿,才终于坦然接受白发的事实。

前些年,我穿跟高8厘米的鞋子依然健步如飞。去年,换季时,把以前的鞋子找出来穿,竟然不能驾驭,一天下来,脚疼得难受,就换成了低一点的。今年更离谱,跟高于5厘米的鞋就不能

穿了。最近换季,又为鞋子的事儿苦恼不已。年轻时根本不会关注跟的高度,只要好看精致。现在不由得你去抛开那些炫目的事物,而去关注实用和舒适。

头上不期然间发现的一根白发,豁然间看到眼角长了皱纹,穿不了的高跟鞋,怕冷……这些暗示着苍老的现实,总会令人心惊黯然,唏嘘不已,伤心难过。

年轻总是好的,眼前展现的是无限广阔的世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那么多宽广的道路,有繁花似锦的未来,希望像一望无际的田野,处处是蓬勃的力量。老去却是让人多少有些气馁的事儿,眼前的路和未来的路似乎也越来越窄。

然而,这样黯淡的心绪在深秋时分走进公园,看到纷纷飘落的叶子在悠然起舞,大地草木静谧安详时,突然间

就释怀了。老去是自然而然的事,谁都改变不了,这是自然的规律,自然也会给出答案。

春天萌新,夏天茂盛,秋天收获,冬天收藏。四季的更迭,也是从无限的宽广走向了静而窄的天地,此时,却是放下了身外的累赘,只剩下本真的自己。人生的宽窄没有绝对的好坏,年轻时拥有大把的时间精力,却不知这些的珍贵,容易陷在浮躁中,容易迷茫,也容易随波逐流;老去的路窄了,却也没那么可怕,反而是收获了人生的果实,懂得珍惜眼前的光阴和幸福,精神上富足而安宁,面对事情,睿智而通透,像冬天的树,在时光里静谧安详,修炼了一身柔和的静气。

随笔

晚饭后,与友散步,分手后一人继续徜徉于梅林路。

突然,一股香烟味伴随着一阵嘻哈声飘过来,扭头一看,两个女生和三四个男生在嬉戏谈笑中走着,其中一个是矮个子男生右手夹着一支快要抽完的香烟。职业使然,我冲着矮个子男生说到:“小伙子,这么小就抽烟啦,对身体不好哦。”小男生有点惊慌,忙把那一截香烟藏到身后。几个孩子看了我一眼,没作声,继续往前走。

我与孩子们同向而行,看着他们的神情,我知道他们虽然没抽烟了,但心里是不服的,我觉得应该和孩子们还说些什么。“小伙子,其实抽不抽烟是你自己的意愿,我是爱管事儿的人,看到不当行为我就会说的哟。”听了这话,孩子们慢下脚步,脸上的表情轻松了很多。“你是当老师的吧?”一个胖胖的男生突然问我。“哈哈,你真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佩服!”我双手抱拳,夸赞着猜对的孩子。“你在哪里教书?教什么的呀?”“你认识×××老师吧?”他们不相信地看着我。“认识啊,×××学校的语文老师。”“对对对,他是我以前的语文老师,可凶呢。”“哦,是吧。下次我和他说说。”我想让孩子们平复一下心情,更想让他们理解老师们无奈之举:“老师为什么会被那样做呢?”“当然是我们表现得不好呀”……一路上,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出招”,凭着我在教育界30年有余的认识及经验,一一“破招”。

很快,我们汇入匆匆的人流中,彼此不再看见,但孩子们的声音久久在我耳边回荡。“教”,突然跃入我的脑海,我们在教孩子们,孩子们何尝不是在教我们呢?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的心门也不难打开。愿我们以师者之心,品孩童之言,行孩童之为,感孩童之想,那么,我们的教育之树定会开满和谐之花。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
张红

生活

立冬

这场雨连续不断,从晚秋一直到立冬,孜孜不倦乐此不彼。

我们走完凤凰的山山水水,雨花晶莹剔透,美丽如绸如纱,从上而下,一丝丝一缕缕,铺满了长潭岗南华山熊猫苑。我们亲密灿烂的荞麦花,倚靠修长的翠竹,让微笑与开心在日子里弥漫。

风,东游西逛,比陀螺转得还要勤快,林间,小道,水面,花海,到处都是风的影子,不仅凉快还刺骨,即使披上呢子大衣也会感受风的热情。

我觉得,时光实在有点快,春夏秋冬晃眼就是一个轮回……

冬菊

岁月是有情的,把我们一起催成了中年。

冬日的暖阳,和煦的山风,邀约一般筑巢我们的发丝额纹。一手牵冬阳,一手抓冬风,踩着初冬的廊道,我们亲近这一片金黄的菊花。

一朵朵,一树树,一大片,满眼都是绽放的黄菊,翠绿的枝叶托起俏丽的花朵。这些花朵娇艳欲滴,被山风轻轻梳理,一丝丝花瓣脉络清晰,散发淡淡的幽香。

按下快门,定格这样俊美的画册,我们心醉了……

冬阳

初冬的阳光,勤快地早早出来散步,从山巅一路到山脚,步子轻盈灵巧,撩拨了很多热爱生活的心。

冬日暖阳如纱似巾,在河面,在山间,在我的眉头。冬日里,适合翻晒一些心情,一支支恋歌袭上心头,被山雀四处传唱,那些溪流水绿草地苍翠,布满了暖阳的味道。

微风在水面翩翩舞蹈,飘着淡淡的幽香,与绿草轻言细语,送来了茶花馨香蝴蝶花香。我们走向幽香的最深处,在那泛着波光粼粼的无愁河上。我们时而注视涌动的波痕,聆听风吹草动的声响,也在草地翻滚童年的回忆。

此刻的心情,就如空中那一抹蔚蓝,我用弹弓射下来,然后装起来……

冬花

谁说寒冬就是一片萧条?阳光照样从山峦背后冉冉升起,花朵照样从土地深处破土而出,充满十足活力与盎然生机。

初冬的花朵,姹紫嫣红五彩斑斓,就如一只只彩蝶一样翩翩起舞,让季节纯美芬芳。

俯首,蹲下,跳跃,比心,使出各种艳美的姿势,定格靓丽的瞬间,也想成为精美的画卷。

我的爱人,在花丛中曼舞,一些蜜蜂也在曼舞,山风四处传唱冬日的歌谣……

茶山自拍

印象



苗青/摄

感悟

心灵上那一湾碧水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 刘志宇

中秋、国庆如期而至。难得的长假,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后,决定到湘乡市的农村——侄儿的朋友小刘承包的万冲水库玩。

我们乘两台车,上午11点半才到水库。也就不过半个多小时,清蒸翘嘴鱼、泉水煮杂鱼等好几个地道的农家菜就上桌了。

“你父亲呢?叫他进来一起吃。”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中等个子、脸庞黑黑一脸憨厚的老人。在侄儿的一再相邀下,老人这才拿着碗筷站到了桌子边上,他夹了几筷子蔬菜,站到一旁吃起来。

“您还没有60岁吧?”我边吃饭边和老人攀谈起来。

“很快就60岁了。”

“您是哪一年开始承包这口水库的?”

“1984年,我跟亲戚朋友借了2000元钱,与乡里签订了10年的

承包合同。”

“1984年承包水库,当时200元一年,慢慢向上涨,现在涨到了每年6000元。”老人越说越有劲,他的话里话外无不透露出通过辛勤劳动收获丰厚回报的幸福感。

这样一个隐居山间的水库,青青的山碧绿的水,充足的负氧离子,区区几千元的承包金,一个天然养生处,我羡慕极了!

“这是你父亲?”正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大门口蹒跚着走进来一个矮矮个子的耄耋老人。

“不是呢,是我妻子的舅舅。”听到老刘的这一说法,我很是诧异。

“舅舅是一个孤寡老人,一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很远的一个农场里。我结婚以后,每次去岳母家,都要去看看他老人家。”本份老实的老刘很平和地叙

述着,话里流露出满满的同情。

“每次去,老人家总是可怜巴巴地说着同一句话:‘我要跟你走。’2001年1月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一天我将舅舅接到了我这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老人家智商不高,根本不记得回家的路。也是我们家的福气吧,一晃又是20多年了,舅舅身体好,只住过几天院,住院费用都是我们负担,他的钱,我都替他存着。”老刘滔滔不绝地用地地道的湘乡话叙述着,述说着这暖心的故事。

老刘一家人就这么一路播种着、收获着、上行着,真好!他们的心底也似乎溢满了能够看着一个个蓬勃的生命日益走向丰美壮阔的骄傲。他们——我们朴实的乡亲,始终坚实地走着,从容着,坚韧着,守望着心灵的一湾碧水,真好!